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諧鐸 第八卷

棺中鬼手 蕭山陳景初，久客天津。後束裝歸里，路過山東界。時歲大饑，窮民死者無算。旅店蕭條，不留宿客。

投止一寺院，見東廂積棺三十餘口，西廂一棺，巋然獨存。三更後，棺中盡出一手，皆焦瘦黃瘠者，惟西廂一手，稍覺肥白。陳素負膽力，左右顧盼，笑曰：「汝等窮鬼，想手頭窘矣。盡向我乞錢耶？」遂解青囊，各選一大錢予之。東廂鬼手盡縮，西廂一手伸出如故。陳曰：「一文錢恐不滿君意，吾當益之。」增至百數，兀然不動。陳怒曰：「是鬼太作喬，可謂貪得而無厭著矣！」竟提兩貫錢置其掌，鬼手頓縮。陳訝之，移燈四照，見東廂之棺，皆書饑民某字樣；而西廂一棺，上書某縣典史某公之柩。固歎曰：「饑民無大志，一錢便能滿願。而四公憤受書儀，不到其數不收也。」

已而錢聲戛響。蓋因棺縫頗窄，鬼手在內強拽，苦不得入，繃然一聲，錢索盡斷，青蚨拋散滿地。鬼手又出，四面空撈，而無一錢入手。陳睨視面笑曰：「汝貪心太重，剩得一雙空手，反不如若輩小器量，還留下一文錢看囊也！」而手猶掏摸不已。陳擊掌大呼曰：「汝生前受兩貫錢，便坐私衙打屈棒，替豪門作犬馬，究竟積在何許？何苦今日又弄此鬼態耶？」言未已，聞東廂之鬼長歎，而手亦遂縮。

天明，陳策蹇就道，即以地下散錢，奉寺僧為房資焉。

鐸曰：「官愈卑者心愈貪，若輩之醜態，何可言也！乃生既如鬼，死復猶人，豈冥中無計吏之條耶？東廂長歎，想已早禡其魄矣！」

鏡裡人心

揚州興教寺，寓一搖虎撐者，自名磨鏡叟。腰間懸一古鏡，似千百年物。詰其所用，曰：「凡人心有七竅，少智慧者，必填塞其孔。吾以古鏡照之，知其受病之處，投以妙藥，通其竅而益其智。」於是，愚鈍者爭投之，頗著奇效。

富商某生一子，年十六，不能辨菽麥。延叟于家，長跽請治。叟取鏡細照，搖首而起曰：「受病太深，僕不能為也。」某詢其故。叟曰：「僕能治後天，不能治先天。令郎之心，外裹酒肉氣，此病在後天，猶可除也，內裹金銀氣，此病在先天，不可藥也。」某固求方略。叟曰：「姑妄治之。」

令其子閉置一室，饑則食以腐渣，渴則飲以苦水。如是者半載，翁取鏡再照曰：「酒肉氣盡除矣！但金銀氣從先天閉塞，奈何？」某曰：「何謂先天？」叟曰：「尊夫人受胎時，金銀堆積內房，令郎適感其氣，以至迷塞七竅。外似金光，而內實銅臭。欲求克治之法，急向文昌殿借字庫，取紙灰兩斛，拌墨汁數斗，丸作桐子大，朝夕煎益智湯送下，盡此或可有濟。」某悉遵其法。

不三月，翁取鏡又照，見六竅玲瓏，惟一竅鈍塞如故。某再求醫治。叟笑曰：「此名文字竅。君富翁，不宜有讀書種子，開之，恐遭造物之忌。且留此一竅，以還君家故物。否則剝削太甚，於君亦何利焉？」某不敢再請，叟亦辭去。

後其子周旋應對，聰慧勝於曩日，惟讀書不能成誦。某為納資捐職，以布政司理問終。

鐸曰：「《地境圖》云：『錢銅之氣，望之知青雲。』此子出身銅窟，而不能翔步青雲之上者，何歟？良以生當光天化日時，其氣有不旺耳！文竅閉塞，或非其咎。」

孟婆莊

蘭蕊，邯鄲挾瑟倡也。妹玉蕊，與里中葛生有鬻臂盟。生家貧，錫母索聘者，意苦不遂。蘭蕊多貴客交，所得私金，悉以贈生，為妹作纏頭費，生德之。後蘭蕊病瘵死，生益落寞。非但不敢言聘，即欲博一宵歡，自顧空囊，亦殊羞澀。願乖氣結，遂以情死。

投至冥府，王者憫其無辜，判令投生。至一處，牽蘿為棚，鋪石作几。見男女數百輩，爭瓢奪杓，向爐頭就飲。生適口燥，亦往投止。忽一女子從棚後出，視之，蘭蕊也。驚問所來，生具對。女曰：「君以情死，妹豈獨生！」言之泣數行下。生取瓢就爐，女搖手禁勿飲。生詰其故。女俟飲者盡散，乃曰：「君不知耶？此孟婆莊也！渠為寇夫人上壽去，令妾暫司杯杓。君如稍沾餘瀝，便當迷失本來，返生無路。今乘不昧前因，何不及早遁歸，與吾妹仍諧舊約？」生曰：「舊約難憑，重生無益。卿將何以教我？」女曰：「當為君圖之。」遂引至棚後，見累累石甕，排列牆隅。女指曰：「此名益智湯，飲者有才。此名長命湯，飲者多壽。此名和氣湯，飲者令人歡喜。」生問：「若輩所飲者何物？」女笑曰：「此皆焦心火滴淚泉煎成之混沌湯也！」末至一甕，女逼令生飲。生問：「何名？」女曰：「此元寶湯。君所以惡生樂死者，只欠此一物耳！」生勉飲數口，格格不能下咽。女曰：「此等齷齪物，原不宜入文士之腹，然緣此為有情郎吐氣，是物亦不俗矣！」生有難色。女曰：「勸君更盡一杯，恐西出陽關無故人也。」生為解頤，勉盡其半。女曰：「可矣！」遂導生出棚，指示歸路。

時生死已五日，因無殮具，停屍牀上，惟一灶下媪守視。見屍忽躍起，頻呼腹痛，探喉大吐，勢如湧泉，熒熒然水銀入地。命儲畚鍤，坎地數尺，盈千募萬，其中皆不動尊也。急詣錫母家。玉蕊得生死耗，絕粒者三日。生吐其實，皆大喜。遂以金聘之而歸。因感蘭蕊德，移其柩禮葬之。後葛氏子孫繁衍，命春秋祭掃，永著為例。

鐸曰：「十斛量珠，千里結網。家無黃金屋，阿嬌從何處貯哉？因知溫柔鄉里，坑煞幾多寒士。欲海沉身，泉台埋骨；鬼門關外，獨立茫茫。究竟元寶湯向誰家吃也？嗟乎！」

十姨廟

十姨廟，在杜曲西，未知建於何代。芝楣桂棟，椒壁蘭帷，中塑十女子，翠羽明璫，並皆殊色。上捨生某過其地，入廟瞻像，歸而感夢，忽忽身在廊下。

時秋河互天，露華滿地，疏星明滅，隱紅樓半角。瞥見妖婢四五輩，籠絳紗燈數盞，導群豔下階。一女子仰天歎曰：「今夜廣寒宮閉，未稔姮娥獨宿，淒涼何似？」眾曰：「莫為渠擔憂。我輩獨處無郎，亦不讓青溪小姑子也。」讀笑問，一婢移燈別煤，見某暗伏廊下，嘩曰：「何處風狂兒，在此偷窺國豔？」眾趨視之，笑曰：「才說無郎，忽傳有客，大為我輩解嘲。」相邀入室，聯兩几次第排坐。

須臾，珍肴旨酒，羅列滿案。大姨曰：「悶酒寡歡，今夕幸逢嘉客，盍行一風雅令。」眾笑曰：「還是領頭人不俗，開口便道得個風雅。」大姨曰：「豈敢攀風雅？隨舉四書一句，下接古人名，合者免飲，否則罰依金穀。」眾曰：「諾！」引大觥先酌某。某以賓不奪主為辭。大姨引杯自酬，覆掌而起曰：「孟子見梁惠王——魏徵。」眾齊贊曰：「妙哉！武子瘦詞，漢儒射策，不過如是。」順至二姨。二姨曰：「可使治其賦也——許由。」大姨曰：「後來屈上，大巫壓小巫矣。」次至三姨。三姨曰：「五穀不生——田光。」四姨接令曰：「載戢干戈——畢戰。」五姨斜視而笑曰：「二姊工力悉敵，可謂詞壇角兩雌也！」四姨白眼視，五姨剔髮澤戲彈其面曰：「坐於塗炭——黑臀。」四姨扭腹三四，曰：「妮子此中真有左癖。」令至六姨。六姨素口吃，曰：「寡、寡……寡……」三姨曰：「我輩誰個不寡？要汝道得許多字。」引杯欲罰。大姨曰：「鳳兮鳳兮，故是一鳳，何礙？」六姨紅漲於頰，格格而吐曰：「寡人好勇——王猛。」七姨低鬟微笑，眾詰之，曰：「我有一令，止嫌不雅馴。」大姨曰：「小妖婢，專弄狡獪。有客在座，勿妄談。」七姨終不能忍，曰：「其直如矢——陽貨。」眾掩耳不欲聞。八姨顧九姨曰：「我與汝取羯鼓來，為癡婢子解穢。」正色而言曰：「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——豫讓。」九姨曰：「朋友之交也——第五倫。」十姨起曰：「妹年幼，勉為眾姊續貂。雖千萬人吾往矣——揚雄。」某正焦思未就，聞十姨語，忽大悟曰：「牛山之水嘗美矣——石秀。」言訖，意頗自負。大姨曰：「才人學博，不憚食瓜微事，何至談及《水滸》？」某嘩辨曰：「渠道得病關索，我道不得拚命三郎耶？」眾皆匿笑。大

姨曰：「君誤矣！渠所言，乃草元亨之揚子雲也。」七姨曰：「願陽貨，只曉得竊弓為盜，管甚子雲子雨？」某意窘。三姨曰：「口眾我寡，不如姑飲三醵。」某舉觥連罄。大姨笑曰：「君書囊頗窄，酒囊幸頗寬也！」四座大噱。

酬酢移時，五姨忽起座曰：「今日之會，不可無詩。」命雙鬟取筆硯至。七姨曰：「五姨慣弄書袋，今止要集古人舊句，各成一律。」大姨曰：「不意天斜兒，胸中亦有制度。」令雙鬟移燈就壁，先援筆而題曰：

嫁得蕭郎愛遠遊，每因風景卻生愁。
桃花臉薄難藏淚，桐樹心孤易感秋。
閨苑有書多附鶴，畫屏無睡待牽牛。
旁人未必知心事，又抱輕衾上玉樓。

二姨題曰：

夢來何處更為雲？把酒堂前日又昏。
料得也應憐宋玉，肯教容易見文君。
拋殘翠羽乘鸞扇，惆悵金泥簇蝶裙。
取次花叢懶回顧，淡紅香白一群群。

三姨曰：「二姊工麗纏綿，真似李都尉《鴛鴦辭》也。妹從何處著筆？」亦蘸墨而書曰：

本來銀漢是紅牆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
與我周旋寧作我，為郎憔悴卻羞郎。
閒窺夜月銷金帳，倦倚春風白玉牀。
誰為含愁獨不見，一生贏得是淒涼。

二姨曰：「妙似連環，巧同玉合。蘇蕙子回文織錦，為三娘作後塵矣！」四姨題曰：

風景依稀似昔年，畫堂金屋見嬋娟。
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
歸去豈知還向月，坐來雖近遠於天。
何時詔此金錢會，一度思量一惘然。

五姨曰：「黃鶴題詩，女青蓮亦當束手。不得已，勉強一吟。」題曰：

金屋裝成貯阿嬌，酒香紅被夜迢迢。
瀛台月暗乘雙鳳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
自有風流堪證果，更無消息到今朝。
不如逐伴歸山去，淥水斜通宛轉橋。

大姨笑曰：「是兒大有怨情。」同視六姨。六姨奮筆疾書，眾環視之，題曰：

瑞煙輕罩一團春，玉作肌膚冰作神。
閒倚屏風笑周昉，不令仙犬吠劉晨。
相思相見如何日，傾國傾城不在人。
回首可憐歌舞地，行塵不是昔時塵。

七姨曰：「六姊以筆代舌，便恁地牙伶齒俐。」六姨怒之以目。遂含笑而書曰：

好去春風湖上亭，楚腰一捻掌中情。
半醒半醉游三日，雙宿雙飛過一生。
懷裡不知金鈿落，枕邊時有墮釵橫。
覺來淚滴湘江水，著色屏風畫不成。

大姨曰：「妮子出口便談風月，真個顛狂欲死。」七姨曰：「誰似阿姊道學，只要『抱得輕衾上玉樓』也。」八姨曰：「綺語撩人，亦是女兒家本相。」爰題一律於壁，詩曰：

夜半鞦韆酒正中，畫堂西畔桂堂東。
麗華膝上能多記，飛燕裙邊拜下風。
愁事漸多歡漸少，來時無跡去無蹤。
而今獨自成惆悵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

九姨曰：「對酒當歌，作此楚囚之泣，八姊裂盡風景矣！」遂奪筆而題曰：

壺中有酒且同斟，莫把長愁付短吟。
夜合花前人盡醉，畫眉窗下月初沈。
縮成錦帳同心帶，壓匾佳人纏臂金。
誰與王昌報消息，千金難買隔簾心。

八姨曰：「風流蘊藉，九娘洵是可人。」十姨曰：「妹不能詩，倩九姊捉刀可乎？」眾不允。十姨回身面壁，迅筆而書曰：

平生原不解相思，莫遣玲瓏唱我詞。
有酒惟澆趙州土，無人會說鮑家詩。
常將白雪調蘇小，不用黃金鑄牧之。
我是夢中傳彩筆，遍從人間可相宜？

眾笑曰：「莫道十姨長厚，這詩意調侃不少。」

繼而取筆授某，某汗流手戰，若扛巨鼎，吮毫數十次，對壁氣如牛喘。大姨曰：「興酣落筆，詩壇快事。君何苦思乃爾？」三姨曰：「研《京》十年，煉《都》一紀，亦屬文人常例耳！」七姨曰：「如卿言亦復佳。今夜拌閨百萬更籌，看溫家郎又得手折也。」某覺冷語交侵，勉書七字於壁曰：自從盤古分天地。大姨愕然曰：「君欲賦六合耶？且此語出於何典？」某曰：「此千古盲詞之祖，懸諸國門，從未增減一字。」大姨曰：「盲詞入詩，騷壇削色矣！」七姨曰：「近日詩翁，大半奉盲詞為鼻祖，且被之管弦，閨閣中洋洋傾耳，不猶愈於嘔心鏤肺哉？」哄堂大笑，某顏色沮喪，跼蹐而言曰：「前言戲之耳！請改之。」於是，偽作吟哦，重加塗寫。五姨在旁審視，蓋千家詩第一句也。而「午」字誤書作「牛」，掩口失笑。某愈握筆作沉吟狀。

忽一人冠帶而來，某乘機閣筆，十姨趨侍左右。其人據案而坐曰：「吾浣花溪杜拾遺也！自唐時廟祀於此，不意村俗無知，誤『拾遺』為『十姨』，遂令巾幗者流，紛紛鳩踞。猶以汝輩稍知風雅，故爾暫容無下。乃引逗白腹兒郎，以糞土污我牆壁。自今以後，速避三舍。勿謂杜家白柄長鑿，不銳於平章劍鏃也！」十姨伏地請罪，怒猶未釋，標某先出門外。某曰：「何來惡客，驅逐詩人？」十姨耳語曰：「此唐時杜少陵也。」某曰：「杜少陵是何人？」十姨怒曰：「杜少陵且不識，也來此處談詩，累及我等。」出十手齊批其頰。忽聞堂上大呼曰：「渠本是門外漢，何必再與饒舌？」訶聲未絕，忽焉驚醒，究不解杜少陵為誰。逢人必述其夢，聞者無不失笑。

後士人盡毀女像，仍祀杜拾遺於廟。有過其地者，欲題詩壁上，輒引其上舍為前車。

鐸曰：「少陵欲以廣廈萬間庇天下寒士，而上捨生不得暫寄廡下，以見愛才若命者，未有不避俗如仇者也。粉壁易塗，長鏡難犯，固知看守浣花溪祠堂，亦非易事。」

車前數典

元和范恒，侍衛紫扉公仲子。寄托禮部試歸，路過景州界。一人蒙袂輯屨，貿貿然來，詣車前乞銀數錠。范笑曰：「汝具何本領，而奢望若此？」其人曰：「僕窶人也，而富於典籍。」時牧牛兒立柳樹下，以竹竿引蝙蝠作戲。范曰：「即以此徵事。能數一典，贈銀一錠，果胸中淹博，腰纏盡脫，不靳也。」范意蝙蝠事僻，故以此難之。

其人曰：「諾。」從《爾雅》、許氏《說文》、《玄中》、《述異》諸記，旁及神異秘經、烏台詩案，約七八條，侃侃而談。范驚曰：「汝真富於典籍。而不知詩詞中，尚能援引一二否？」曰：「真珠簾斷蝙蝠飛『，元微之詩也。』戲看蝙蝠撲紅蕉『，秦淮海詩也。黃九煙瘦詞云：『怪道身如乾蝙蝠，昨宵辛苦在河梁。』前輩小長蘆檢討《風懷二百韻》，有『風微翻蝙蝠，燭至歇蛩蟿』。《洞仙歌》詞中，有『錯認是新涼，拂簷蝙蝠』之句，援古證今，何能殫述？姑就口頭語標舉一二，幸勿見哂。」范請暢其說。曰：「言之不難。恐君客途金盡，未免增予罪戾耳！」范計前後條數，出十二錠予之，長揖而去。

夜投旅店，聞隔院有擁妓者，淋漓酣飲，喧動四壁，范趨視之，車前人踞上座，四妓兩旁環侍。見范來，含笑下階，招邀入坐，命妓搗琵琶以歌。每歌一曲，勞銀一錠。甫三巡，所得銀已罄，拂衣起曰：「買笑金盡，代君揮霍矣！」范曰：「君亦窮士，何不少留，以供朝夕？」其人曰：「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復何恨？」范正色規之。因大笑曰：「吾舌尚存；不足憂也！且天下儻來之物，只合若輩得之。如以我輩消受，不疾則顛耳！君何教之左也？」范大稱善。洗盞更酌，盡歡而別。

臨行，詰其姓氏，笑而不答。有識者曰：「此某公子，曾以萬金散里黨，托於乞食以玩世者。」范歎曰：「風塵中洵有奇士。自後遇賣菜傭，盡當物色之矣！敢以肉眼相天下之豪俊哉！」

鐸曰：「販詩書以圖醉飽，有志者所不屑。然不積儻來之物，亦何異不受嗟來之食耶？世有其人，吾當以後車載之。」

驟後談書

謝生應鸞，客其叔文濤先生臨淄縣署，繼為費縣令借司筆札。一日，坐轎拜客，書片紙付下役李升喚輿伺候。及出視，乃驟車也。生怒叱之。李曰：「適奉明諭，止言備輿，未言備轎。」生曰：「汝真鈍漢，輿即是轎。因轎字不典，故通稱輿字。」李笑曰：「昔淮南王《諫擊閭越書》，曾有『輿轎逾嶺』一語，何言不典？」生愕然曰：「不意若輩中有此通品。」遂解驟乘之，令李步隨於後，曰：「汝既腹有書笥，亦知此間武城之事乎？」曰：「此小人桑梓之地，何得不知？」生曰：「《史記》仲尼弟子列傳：『澹水滅明，武城人。』而記子輿氏所居武城，獨別之曰南，是魯當日有兩武城矣！然乎？否耶？」李曰：「俗傳子羽所居均費縣之武城，而曾子之南武城在今之嘉祥縣。此說謬妄。」生曰：「汝何所見而云然？」李曰：「《春秋》紀襄公十九年『城武城』。注云：『泰山南武城縣。』昭公二十三年：『武城人……取邾師，獲鋤弱地。』哀公八年：『吳師……伐武城，克之。』《孟子》載：『曾子居武城，有越寇。』夫與邾接壤，而當吳越之路，即今費縣之武城也。《齊乘》亦謂『予游弦歌舊邑，在費西、滕東兩縣之間。』而從無兩武城之說。」生曰：「果爾，則《史記》所載，何獨有南武城之名？」李曰：「以鄙見揣之，定襄有武城，清河有武城。此雲南者，別於兩地而言。如《平原君傳》中『封於東武城』，亦其例也。」生大歎賞。歸述於費令，亦奇之。除其役，拔充禮書。不一年，致千金產，稱里中富戶。

後文濤先生修《臨淄縣誌》，招生去。生以李可備顧問，挈之俱往。而所談臨淄舊典，皆屬淄川縣事。生怪問之。李曰：「小人篋中秘書，只有淄川，並無臨淄。」生大疑，急索秘冊以觀。蓋《說鈴》兩本，破碎不全，僅《山東考古錄》十餘頁，及《閩小記》四五頁。而當日輿轎之論，武城之考，偶然於數頁中道著耳！生乃歎曰：「文人命運所到，享重名而邀厚福，皆此類也。」其叔聞之，亦大笑，賞以資斧，遣之回費。

鐸曰：「儉腹子挾芝麻《通鑑》，翩翩然置身台省，亦趨著十年好運耳！否則，宮錦坊花樣不同，且有東歸之歎，豈徒《南華》悔讀已哉？」

死嫁

馨兒，珠市梁四家女伶也。梁四婦本吳倡，善琵琶，及歸梁，買雛姬教梨園為活。馨兒意不屑，輒逃塾。假母日捶楚，諸姊妹競勸之。馨兒曰：「若從我，須以旦腳改淨色。」問其故。曰：「我不幸為女兒身，有恨無所吐。若作淨色，猶可借英雄面目，一泄胸中塊壘耳！」由是《千金記》諸雜劇，馨兒獨冠場。

孝廉詹湘亭待詔白門，偕友梁四家，夜演《千金記》至《別姬》諸劇，女皆意屬虞姬。而湘亭獨以楚重瞳為斌媚，群起嘩笑之。及卸裝，視老霸王姿容，果高出帳下美人上，遂歎服。

明日，張筵海棠樹下，青衫紅粉，團圍錯坐。馨兒本歎產，湘亭亦娶源籍，兩人各操土音，以道其傾慕。而座上諸友，相對微笑，競不解刺刺作何語。已而湘亭志眉中目，不能得中翰，諸友盡返桌，而湘亭束裝未發，意不忘馨兒也。思欲買桃葉漿，載與俱歸。而梁家方居為奇貨，且欲留壓班頭；有非百萬纏頭，不能搖奪者。相對泫然，焦思無計。馨兒忽私語曰：「君何計之拙也？彼所以居奇不售者，以我為錢樹子耳！君去，妾必不生。留駿骨而買之，定不須千金值矣！」湘亭大悲。不得已，珍重而別。

歸未兩月，聞馨兒病且死。湘亭曰：「花前一諾，信同抱柱矣！卿不負我，我豈敢負卿哉？」急赴金陵，以三百金買柩而回，葬於桐涇橋北。王夫人曹墨琴志其墓；請名士挽以詩詞；予譜《千金笑》傳奇付諸樂部，噫！不能生事，而以死歸，殆鍾情者不得已之極思乎？而馨兒亦自此不死矣！

鐸曰：「男兒負七尺軀，碌碌未有奇節，卒與草木同腐，何閨閣中反有傳人哉？惟不負死約而生，乃能抱生氣而死。同時有荷兒者，以馬湘蘭小影一幅，贈吳江趙約亭，亦慧心女子也。後隨里中紈袴兒，半載而寡，仍依假母賣琵琶為活。嗟乎！薛濤墳上，已落桃花，關盼樓頭，空歸燕子。荷之生，不若馨之死矣！」

生甲

江寧緞商某，貿易於吳，素好葉子戲。一日，招邀諸客於堂中角勝負，外傳言盛澤陳姓來。某戀戀場頭，不暇倒屣，因素稱交好，命僕引入。

陳見某，即涕泗交頤，捉臂大慟。某疑其癡，拈葉子如故。繼而曰：「君死期至矣！予遠行，及期恐不能一甲，故薄具紙帛，先此拜奠。」言畢，指揮從人，陳香楮於座，袖中出奠儀一函，乞某鑒納。某更怪其妄，仍拈葉子如故。陳又更易白衣冠，就場頭向某再拜。且拜且哭，似不勝悲悼者。某勃然大怒，執葉子起曰：「某與爾素托知交，以為百里而來，必有正言賜教，何至作此不祥，竟同詛咒？」座上客亦交讓之。陳正容而對曰：「予豈妄哉？因前春病時，曾入冥府，有一署旁懸一牌，見君姓名已為人所控，判於七月初二日聽審。」某曰：「控予者誰？」曰：「婦某氏。」「所控何事？」曰：「去秋九月十九日事。干證尼僧，已維繫廊下矣。」某聞之，神色頓喪，手中葉子如秋林敗葉，墮落滿地，因起執陳手，亦大哭。

諸客詢問頗末。某曰：「此不肖事，何必復言！」陳流涕辭去。某亦草草束裝，星夜買舟回白下。

後聞某於七月初二日果卒。諸客大奇，私詣陳姓叩其蹤跡。陳笑曰：「故人不自愛其鼎，以至競干冥譴。諸君各自勉，何必問？」遂咨嗟而退。

鐸曰：「玉環玷節，未鑄刑書；烏欄負心，幸逃國憲；九幽十八獄，所以濟法網之疏也。暗室難欺，殷鑒不遠，保身哲士，尚其勉旃！」

術士驅蠅

予叔鳴臯，字楚鶴，任直隸保定府太守，政尚嚴肅，有能吏名。時姊丈邵南倅官御史，自京都薦一客至。姓熊，字子靜，貌極

陋，不甚識字，飲食高臥外，兀然獨坐，絕不與人通款洽。

居半載，辭去。臨行謂主人曰：「僕擾郇廚久矣，今告別，請獻一技。」主人唯唯，召幕下客共觀之。

時大暑，堂中蒼蠅數百萬頭。飛者，集者，緣頸撲面者，薨薨擾擾，如撒沙拋豆，命童子持扇左右驅。熊袖中出兩箸，隨飛隨夾，無一失者，盡納入左袖中，談笑赴主人餞筵。飲畢，啟衣袖放之，祝曰：「爾不我擾，我不爾擒。速去！速去！」

須臾，流星萬點，紛然四散，而堂中絕無一蠅。觀者盡駭。主人饋以金，不受。曰：「願賢刺史之治民，亦如某之治蠅也。則一郡獲福多矣！」言竟，拂袖而去。

鐸曰：「鷹鷂逐雀，而卒稱慈母，此猛之必濟以寬也。彼以武健嚴酷稱能吏者，將視民如蟻，豈止一蠅？」

壯夫縛虎

沂州山峻險，故多猛虎，邑宰時令獵戶捕之，往往反為所噬。有焦奇者，陝人，投親不值，流寓於沂。素神勇，贊挾千佛寺前石鼎，飛騰大雄殿左脊，故人呼為焦石鼎云。知沂嶺多虎，日徒步入山，遇虎輒手格斃之，負以歸，如是為常。

一日入山，遇兩虎帥一小虎至。焦性起，連斃兩虎，左右肩負之，而以小虎生擒而反。眾皆辟易，焦笑語自若。富家某，欽其勇，設筵款之。焦於座上，自述其平昔縛虎狀，聽者俱色變。而焦益張大其詞，口講指畫，意氣自豪。倏有一貓，登筵攫食，腥汁淋漓滿座上，焦以為主人之貓也，聽其大嚼而去。主人曰：「鄰家孽畜，可厭乃爾！」亡何，貓又來。焦急起奮拳擊之，座上肴核盡傾碎，而貓已躍伏窗隅。焦怒，又逐擊之，窗櫺盡裂，貓一躍登屋角，目眈眈視焦。焦愈怒，張臂作擒縛狀，而貓嗥然一聲，曳尾徐步，過鄰牆而去，焦計無所施，面牆呆望而已。主人撫掌笑，焦大慚而退。

夫能縛虎而不能縛貓，豈真大敵勇小敵怯哉，亦分量不相當耳。函牛之鼎，不可以烹小鮮，千斤之弩，不可以中鼯鼠。懷材者宜知，用材者益宜知矣。

鐸曰：「丙吉問牛喘，而兵、刑、錢，穀不對；非不對也，是不能也。於何知之，知之於焦生之縛貓。」